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于南巡时,提出要把改革开放坚持推

从南巡说起

曾敏之

动,以抓住机遇创造发展,于是改革开放形成高潮,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因而机遇一词,成了鼓舞人心的积极因素。不论政军商贸文化教育……都理解不应错过机遇,认真从事,争取改革的成绩。

机遇,我们都耳熟能详了。但是仍然值得一问:何谓机遇?如按通俗的解释,是与机会的涵义差不多的,应是时机与际遇综合的意思。

《庄子》书中有提到机遇,他用哲理的语言——

“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庄子是说一切事物都有变化的迹象,要善于掌握,善于利用,然后才获得造化,“心想事成”。

事物的变化,是可觉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风起于萍末”……都显现变化迹象。

但是仍然值得再问:“机遇之来,是不是偶然的呢?”

有人取得事业成就,取得优良成绩,常认为是出于幸运、偶然,其实是时机,机遇的形成,研究起来,都有其必然因素的。回顾中国,由于曾走了弯路,影响建设,影响国计民生,全民喁喁望治,成了促变、改弦易辙,必须走向经济建设以慰民心,这就是必然因素。邓小平高瞻远瞩,决策促变,创造了近三十年来国强民富史无前例的飞跃形势,是举世瞩目的。

从机遇考察,在古代早有风云际会的赞美,不妨举一个史例证明。读《三国志》及《三国演义》,我们看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隐居于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是处于乱世,就出了刘备,为了恢复汉室的江山,他求

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是处于乱世,就出了刘备,为了恢复汉室的江山,他求

贤若渴,通过徐庶的推荐,助刘备三顾隆中草庐,与诸葛亮会见,诸葛亮以《隆中对策》令刘备心悦诚服,邀他出山相助,于是形成风云际会的历史佳话。

表面看来,刘备与诸葛亮的结合似乎属于偶然,其实有其必然因素。因为诸葛亮虽然隐居隆中,却留心世事,精研兵法,自比管仲、乐毅,静以待时,他所具备的文韬武略,是主观优越的条件,刘备之拜访求贤,就成了诸葛亮出山的必然结果。正如写《广东新语》的屈大均所赞叹:“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提机遇,还有联系的说法,就是机缘,这是佛家常用的禅语了。佛教认为芸芸众生皆有因缘,时机成熟(即机遇)反映有了信佛的机缘,通过修,就可得成正果。

不论机遇、机缘,从古到今,人皆有所求,也就会有遇与不遇,能摒除欲望,就各种烦恼都不会袭来了,但仍要看开缘分的感应。最近读英国作家蒙田的《随笔》,他是摒除一切的,很坦率说了这样一番话——

“上了岁数后,我渐渐摆脱了困扰我生活的种种欲望和忧患,不再注意世界的发展,不再操心财富、荣誉、知识和自我,我感到如释重负,无比轻松(引自《蒙田随笔全集》二十五章)。”

蒙田的自我反思,摒除烦恼,在他看来,什么机遇都不考虑了,是个人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竞争的国际形势,是不能忽视机遇的:发奋图强,抗拒一切逆流,洗涤历史的屈辱,是我们应掌握的机遇,机不可失,正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复兴的天声!



文林漫步

认识禹风是在中学时代,我们一起考上《青年报》首届学生记者团,下了课就去报社那栋橡木地板的小洋楼里激扬文字。我还是豆蔻年华的少女,看禹风高高的个子,外表有点清高,那时他已在《中学生文学》发表了处女作小说《大自然的儿子》,全国各地雪片般寄给他一大堆航空信封装的读后感。

时光像黄浦江的水,今天,禹风已在邀请大家出席他四十五岁的生日派对。中学毕业后,他在我们当中表演“变形记”:首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到《新民晚报》当了记者、编辑,那时几乎每隔几天就读到他的直击社会现实的报道,看到他拿了新闻奖,到欧洲当交流记者,又出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现场采访日本首相。后来,在报社最美好的年头,他忽然辞职备考托福和吉麦特,考中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读MBA,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去了北京,转型为跨国公司金领人士。我们刚慢慢习惯把他当成商人而非文人,他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巴黎舞会》又面世了。我也才知道,历经四家跨国公司担当十年危机管理总监后,禹风又“变形”成院士,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文学人生。

有趣的是:我们心目中的“变形记”主角写了国内第一部女性整容题材的小说。翻开《假面舞会》(文汇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作者和小说里的人物恐怕有着神秘的心灵感应,一样在变化的自我中迎接新的人生。

从女性角度出发,《假面舞会》是非常感性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女人决心通过可怕的全面整容去改变人生旅程。如果光为了美一点,再虚荣的女人也不会去尝试巨大的风险

面具后我们春心荡漾

毛文

和肉体的痛苦。禹风沉着地回答了我的疑问:女主角是社会巨大变迁的受害者,全家在野蛮动迁中受到伤害,她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抗争,所以将整容当成别无选择的赌博,希望利用人造的美艳去为家庭复仇。

男人写女人需要一定的阅历,禹风的阅历使他能够成熟地塑造女主角整容前后的心理历程,那些阴柔的心理细节让我不停地想问这是否来自一个真实的人物原型;而男作者处理故事发展的果断风格,又让故事保持了快节奏,我不断地惊诧于禹风笔下那毫不犹豫的情节发展……

本来我只是怀着猎奇的心态,看看敢于整容

的照片让我的大拇指停住了,文字内容是:“毕业快乐!2012年6月12日。”这是毕业典礼的日子,我离开大学已经整整一年了。“最后一天”依旧历历在目,而这两首歌成为了我毕业季中特别难忘的回忆。

毕业典礼那天晚上,我们班吃散伙饭,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开了三桌。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三十多个人聚在一起,尽情地敞开心扉,敞开心扉聊。有不停敬酒的、有大声喧哗的、有乘机表白的、有交头接耳的……也许是青蛙辣得不够过瘾,也许是啤酒醉得程度太低,总之酒足饭饱后一群人又摇摇晃晃浩浩荡荡地冲进了KTV,誓要唱个通宵不可。

在KTV,抱着“最后一天豁出去了”的决心,好几个平时闷

声不响的同学引吭高歌、争当“麦霸”,我这才意识到原来班里藏着这么多文艺积极分子。巡视四周,发现班主任老张正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脸慈祥地看着同学们嬉笑怒骂,我灵机一动立马抱着他去点歌机那边点歌。

老张是四川人,讲着一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上他的课总是因为方言充满了欢笑。他性格朴实,特别好说话。这不在我的撺掇和全班同学的起哄下,老张羞涩地点了一首李春波的《小芳》。没想到一开口就“技惊四座”——没有一个音是在调上的!因为印象太深刻我至今都能唱出他走音的调子。同学们都笑趴下了,我笑得眼泪也夺眶而出,可是老张依然认真

地、旁若无人地唱完了整首歌,感动得我们都为他起立叫好。

接着班长大人点了一首张震岳的《再见》,引来全班欢呼,显然喝高了、情绪有点亢奋的他拿着话筒坐在高脚凳上喊着“大家一起唱”。于是我们看着大屏幕上歌词,在轻快的吉他和鼓点声中,和他一起唱着——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这首歌还没唱完,班长就被同学扶去洗手间了,据说又哭又吐的。而唱着唱着,我也胸口发闷,热泪盈眶了。是我,谁的大学时代没有个小芳式的朋友?真正让人伤感的就是一段段本来觉得理所当然的友谊或许就要随着时间、距离终结了。包厢里安静了下来,气氛突然有点沉默。我相信此刻我们想的是一样的:也许真的就再也见不到了。

这两首风马牛不相及的歌从此与我的大学联系在一起,只要响起这两首歌,我就会想到毕业那天晚上,有太多的欢声笑语,太多的不舍感伤。此时此刻我真诚地问候一句: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好吗?

即将踏入军营的豪情与乡愁在酒精里化解,明请看本栏。

我的毕业季

即将踏入军营的豪情与乡愁在酒精里化解,明请看本栏。

即将踏入军营的豪情与乡愁在酒精里化解,明请看本栏。

即将踏入军营的豪情与乡愁在酒精里化解,明请看本栏。

1989年12月,罗大佑出版了一张精选专辑,标题叫《情歌 告别的年代(1982-1989)》。

有人说,这张唱片多少隐含了罗大佑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即将是一个告别的年代,人们将向旧有的价值、旧有的世界与旧有的整合告别。”

想来,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不会没听过。昨日至今,岁月遗书。可是,黎紫书在《告别的年代》中“处心积虑”书写的,与其说是告别,毋宁说是挽留和不舍。如果我们注定无法抗拒滚滚命运东流去,也要拼命拣拾我们成长岁月中的一点一滴血滴落的遗迹,一点一点心痛心碎的印痕。

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在黎紫书的这本纪念本中,我看到了那些不为命运所宠幸的普通人,他们内心的挣扎、惶惑、恐惧、稍纵即逝的喜悦和最后归于尘土的残忍:——“你留意到他说‘你妈’而不是‘她’死了,那像是在撇清关系;这不再是你们共有的女人,他把她还给你了。”

读到这样的文字时,女性的内心世界,我曾经揣度禹风也是在偶然观察整容女士后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别无其他。然而,故事从三分之二篇幅处开始出现宏大的格局:原来整容和复仇都不是小说真正的主题!禹风是一个严肃的作者,他平心静气地开始问大家:什么力量才能让我们放下仇恨?仇恨难道真那么重要,我们都甘愿成为它的奴隶?

作为女性,我们从来不想把话题变得沉重……小说的结尾让我反复回味,这是面具的重生呢还是面具的毁灭?我在幻觉中出席了一场假面舞会,透过面具的眼眶我清晰辨出了一些熟悉的身影,我应该戴着面具假装到底?还是放任自己享受一种惺惺相惜?禹风,你让我们所有人春心荡漾了一回,并且这春心里有了一道光亮!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假面舞会》序(节选)

《同学一首别子固》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这是《同学一首别子固》开首的两句。“有贤人焉”,然“非今所谓贤人者”,可见作者心中的“贤”与“今”之“所谓贤”是不一样的。这使我想起被与地、富、反、坏并列的“右”,自然是“不贤”之流,可是曾几何时,民间却流传开“右派右派,心直口快……”的谚语,似乎并非是非炎黄的不肖子孙。贤与不贤,本来是应该有个标准的,但这“标准”往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立场而异,因观点而异,从而有“翻案文章”,有“重新评价”,有“盖棺不足定论”,有“破旧立新”……

从王安石“非今所谓贤人者”,由今思古,想必北宋当年的舆论大概也这样,只是在这位“拗相公”的心中不以为然,因而有此一语吧?

《游褒禅山记》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游褒禅山记》中的这一节,而今已成名言。

诚然,一事之成,一要“志”,二要“力”,三要“不怠”,四要“相”,即辅助。有志而无力固然不成,有志有力而“怠”,自然也不成,即所谓“毁于随”也。但主观努力了,如在十分必要时而无“相之物”,也会功亏一篑而无成。然而这“四要”非人人能得,故事亦不可件件皆成。但临川先生说得好:“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自己已经尽了努力,也就是了。”

他来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了黎紫书的照片。这是个温婉的女子,美丽而蒙福,看不出有什么心事悬挂在她的心坎上,不知道她在本书中所描写的那些刺痛的故事是否与她自己有关?

有时候,垂眉落眼,齿冷唇寒;有时候,回眸一笑,冰雪消散,都是一种活着的方式。如她,如你,如我。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读王安石两文

——名著浅读

《同学一首别子固》

《游褒禅山记》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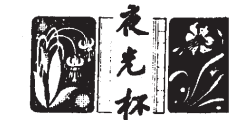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这个又好又坏的时代,迷路的后果,要我们承受。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但是谁都不能抵抗在内心故乡漫游的诱惑,就像她:“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工作。”

《神曲》中的几句诗句:“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夜光杯 红水杉

红水杉,见到你我喜欢你。你笔直地站着,方圆五米以内,没有高过你的建筑,也没有高过你的树木。一些花草、棕榈、毛竹,全都在你的庇护之下,它们无不以仰望的姿态,端详你。

你的颜色是红的,是由绿变红的红,是经霜变红的红。如果颜色再红一些,你就像火炬一样烧向天空。现在,我还看不到火苗,看不到你心头的火焰。但与棕榈、毛竹相比,你已被霜打红了,你已红得引人注目了。从地面到树梢,红水杉有五人多高。形状就像一根细长的胡萝卜,倒着在空中发育、成长,那枝,那叶,就仿佛是胡萝卜的根须,枝枝叶叶都在向树干输送着养分。红水杉的树皮是灰色的,纵向交织的沟壑向上伸展着,不时有阵阵北风吹来,红杉树的叶子就纷纷飘落;每一阵风过,都给我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境界。

红水杉,见到你我喜欢你。你笔直地站着,方圆五米以内,没有高过你的建筑,也没有高过你的树木。一些花草、棕榈、毛竹,全都在你的庇护之下,它们无不以仰望的姿态,端详你。

你的颜色是红的,是由绿变红的红,是经霜变红的红。如果颜色再红一些,你就像火炬一样烧向天空。现在,我还看不到火苗,看不到你心头的火焰。但与棕榈、毛竹相比,你已被霜打红了,你已红得引人注目了。从地面到树梢,红水杉有五人多高。形状就像一根细长的胡萝卜,倒着在空中发育、成长,那枝,那叶,就仿佛是胡萝卜的根须,枝枝叶叶都在向树干输送着养分。红水杉的树皮是灰色的,纵向交织的沟壑向上伸展着,不时有阵阵北风吹来,红杉树的叶子就纷纷飘落;每一阵风过,都给我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境界。

红水杉

魏鹏

红水杉,见到你我喜欢你。你笔直地站着,方圆五米以内,没有高过你的建筑,也没有高过你的树木。一些花草、棕榈、毛竹,全都在你的庇护之下,它们无不以仰望的姿态,端详你。

你的颜色是红的,是由绿变红的红,是经霜变红的红。如果颜色再红一些,你就像火炬一样烧向天空。现在,我还看不到火苗,看不到你心头的火焰。但与棕榈、毛竹相比,你已被霜打红了,你已红得引人注目了。从地面到树梢,红水杉有五人多高。形状就像一根细长的胡萝卜,倒着在空中发育、成长,那枝,那叶,就仿佛是胡萝卜的根须,枝枝叶叶都在向树干输送着养分。红水杉的树皮是灰色的,纵向交织的沟壑向上伸展着,不时有阵阵北风吹来,红杉树的叶子就纷纷飘落;每一阵风过,都给我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境界。

红水杉,见到你我喜欢你。你笔直地站着,方圆五米以内,没有高过你的建筑,也没有高过你的树木。一些花草、棕榈、毛竹,全都在你的庇护之下,它们无不以仰望的姿态,端详你。



西游记 (中国画) 吴介平

西游记 (中国画) 吴介平

西游记 (中国画) 吴介平

西游记 (中国画) 吴介平

西游记 (中国画) 吴介平

西游记 (中国画) 吴介平

西游记 (中国画) 吴介平